〔梁父，梁母上

梁母：魯小姐！天青。

梁父：聽說妳的工作很忙？

魯萍：伯父，伯母！沒有什麼，整天在給孩子上課，編教材，接孩子，送孩子！我感到忙得快活。

天青：岳父，岳母，快叫：外祖父，外祖母！

梁母：呵！我的好外孫也來了！（接過嬰兒來抱）多美的小寶寶！唉！這全要靠童年的教育啦，可別再像我們這一代，也不要像你們那一代，我們這二代，都在黑暗打滾了大半輩子，還有成千成萬的人仍在黑暗中摸索呢，這第三代，應該受佛教的正當教育了！

梁父：是的，想到我的童年，我就傷心，想起了我的年青時代，更是難過。在那時，佛教沒有注意到教育問題，結果爲外教乘虛而入了，以致使我遍身都是毒素。

天青：岳父，芬姐爲佛教辦了幼稚園，魯小姐全力在苦幹，我也準備能够爲佛教辦一個中學。

梁母：那可好了！

梁父：你這話，說出了我的心事了。我像這一代的所有中國父母一樣，過去都一味在奉就，一味在認爲隨順潮流，認爲把孩子送到外國去，是一件最合乎國情合乎需要的事，也認爲佛教不必重視世間法，可是事實上證明，佛教如不去辦教育，將會人人不能自拔了，永無解脫之期了。

天青：岳父太對了！

梁父：你辦教育當然好，我早就準備他要去着手進行啦！

天青：岳父，由你老人家辦，我來帮助！我會拿出全副精力來跟着你老人家創辦佛教的事業！

梁父：好！我雖然老了，也願意跟你們年青小伙子比賽，看誰爲佛教作事作的多！

天青：岳父。

梁母：你們都辦事業了，好！我爲你們帶孩子！

魯萍：不必老人家勞動了，由我們青年人代勞好了！

梁父：不能這樣說，老人家的責任更大！

梁母：西芬西芳呢？我們去看看她們！報告她們這個消息，走。

梁父：妳和天青去吧！

〔梁母，天青下

梁父：我覺得在很多地方，都該向妳表達我的歉意！

魯萍，不！我們應該向你老人家懺悔，我們在過去都未能完全接受你老人家的教訓，好危險哪！幾至到了懸崖猶不能控制自己。

梁父：好孩子，西賓幸虧遇到了妳，假若換了一個人，說不定後果還怎樣慘呢！但，妳受了他無情的摧殘，由於妳的犧牲才爲他走向反省之路，搭上了一座長橋。我要爲我的兒子向妳致謝，向妳要求寬恕！好孩子，不要再恨怨我的兒子好嗎？

魯萍：伯父，不，我不恨怨他！比以前更愛他。

梁父：如果眞要是這樣，可就好了！我天天在懺悔，過去，如眞有什麼錯的話，錯不在西賓的身上，我是他的父親，應負的責任更爲重大，因爲我們這一代所吸進的毒已入實盲，當他們這一代下生時，即承繼了毒素，當我們淸除了毒，對他們那先天的毒已束手無策了！

魯萍：可是，我們的毒畢竟還發現的早。

梁父：是的，你（妳）們還都算幸運，還有更廣大的人群，猶然不知去淸毒，甚至連毒都認不淸哪。

魯萍：是的，伯父，你老人家太關心我們的前途了！西賓的病已經好了，判了半年的輕刑，馬上就可以出獄了！他會爲衆生服務的。

梁父：是的，該快要出獄了，我們等待着他，他會爲衆生服務的。

梁父：走，我們到那邊談一談。

〔梁父，魯萍下

〔梁母，西芬，西芳，天青上。

西芬：我雖然什麼事都不能做了，可是決定還要盡一些所應盡的義務。我將設立一個念佛道場，專門弘揚淨土，接引初機衆生。

西芳：芬姐，妳太够資格去弘法利生了！

梁母：太好了！我會因爲妳們在爲佛教做事，而感到快樂。

〔西賓上

西賓：媽！可敬愛的媽！芬姐，芬姐！

梁母：兒子！

西芬：賓弟在那兒？賓弟在那兒？

西賓：芬姐，蒙妳垂救的賓弟在這兒，呵，姐姐，（痛哭）讓我怎樣才能向妳表達我的心意呢！

梁母：兒子！不要哭！我們該快樂了！

天青：賓哥是出獄了？

西芳：賓哥！

西賓：呵！都在這兒！我太慚愧了！這像一場大夢！這場夢太可怕了，一切都是我的罪，我死上幾千遍，披鱗帶角，都不足以贖罪於萬一，姐姐，來懲罰我吧，不管是怎樣的懲罰，我都情願去接受，因爲我直到現在才算澈底的反省了！

西芬：賓弟（撫摸西賓的双眼）賓弟，我雖然看不見了你，可是我的眼前比以前更爲明亮。以前在我親人之中較爲年青的這一代，是一片昏昏沉沉的，現在却是一片光明。

梁父：你姐姐爲了你，犧牲得太大了！

西賓：姐姐讓我怎樣來補償妳!?姐姐，我一生的全部精力，全爲妳服務也是不够。

西芳：我沒有犧牲，我不需要補償。祇是告訴你，佛教才是永恒的濟世法雨。

西賓：現在我已覺悟了，出了醫院，被宣判了徒刑，在牢中憑藉芬姐妳那珍貴的眼睛，看了過去所討厭的佛經，最初覺得驚奇，到後來，驚奇上又加加重了驚奇的成份！想不到，佛經是這樣的廣大無邊！那裡是不僅包括了世間上所有的學問，又有着他人所不知道的眞理。我像一個暗夜中的行路人，突然發現了光亮！到這時，才眞的反省了過去的愚策和無智，在獄中，我有一個更爲淸靜的環境，讓我去尋思理絡，讓我去反省，讓我去接受法寶的眞理，結果，我才得到了一個答案，那就是，除了弘揚佛法之外再沒有一件眞正的快樂的事。我也獲得一個結論，我們國家在現有的國情，現有的文化下，祇有普信佛教，發下佛菩薩所發過的大願，行佛菩薩所行過大道，才能强國康樂太平。

西芬：我的好弟弟，我太興奮了！

西芳：賓哥！

天青：我們都是重返樂園中的迷途羔羊。

梁母：這就好了！

〔梁父，魯萍上

魯萍：賓哥！

梁父：你出獄了？

西賓：出獄了！重見光明了，爸爸！萍妹，我到現在才大夢初醒！

魯萍：賓哥，不要難過了！

梁父：未來的路還長得很，要把握住每一個時刻，每一步都要踏穩！

西賓：我已下了決心，作一個佛法的弘揚者，去喚醒那些像我過去一樣的盲人！

天青：好了！我們都發誓給佛教作事業了！

西芳：賓哥是的，我們在未來必需去作弘揚佛法，濟渡衆生的工作了！

魯萍：對了，祇有這樣才能算忠於眞理，忠於天良。

梁母：這就好了，我們該建立佛化家庭啦！

梁父：我們還要去推動建立佛化的國家。

〔鑼聲中，幕下

閉幕

蓮池大師著

彌陀疏鈔

每部三册 臺幣十八元

流通處：本刊讀者服務部或臺北善導寺佛經流通處。

〔贈訂〕徵信錄

（月戶）朱殿元居士一百份。林長淸居士十份。章自淸居士二十元。乘願居士十元。（零戶）道源法師訂全年十份。蔡孝煖居士六百元。獅山元光寺一百元。（大藏經）匡佩華居士六十元（十月份）

▲星島佛慈和尙助臺中佛化圖書館港幣壹百元。